

《世界航空掌故》

· 沈運曾譯 ·

商用航空班機飛抵中國

「一次既無限定時間，亦不問起飛站或終點，更不為外交或商業要務，而且並非在追求或創造什麼飛航紀錄的長途飛行。」

那就是查爾斯林白 (Charles Lindbergh) 於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七日起飛前，向一位《時代》(Time) 雜誌記者所形容的，他將從美國起飛前往中國，進行一次漫長飛行。此一計畫係由美經加拿大、阿拉斯加、西伯利亞和日本，抵達中國的長程遠航，在航空時代剛起步的當年，成就的是一趟極其重要的飛行里程碑。全程計七千一百哩，原是林白和其新婚兩年的妻子安妮 (Anne Morrow)，為當時「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 Airways) 總裁崔彼 (Juan Trippe) 找出通達遙遠中國和亞洲的商用航班航線。

林白自一九二七年五月，單飛橫越大西洋，贏得兩萬五千元奧提格獎 (Oreig Prize) 後，在西方世界幾乎婦孺皆知，聲名大噪，各航空公司均爭相雇聘為特別顧問。此刻，崔彼

開出空前的大價碼，年薪一萬美元，再加公司股份隨意認股之優厚待遇，招攬到了這位航空專家。

一九二七年耶誕節期間，林白在一趟去墨西哥的友好訪問中認識了安妮，當時她父親正任美國駐墨西哥大使，安妮一見林白後，立刻迷上這位出名的航空員。當林白搭載她和一批官員空中遊覽之後，安妮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他安閑、自在又機警，沉默而輕鬆地坐在那兒，這是一次非常完整而深刻的經驗，真希望再有機會坐他的飛機。」

兩人於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結為夫婦，他們的部分蜜月是乘坐一架席可斯基 (Sikorsky) S-38 式機，在中南美洲為「泛美航空公司」探測航線。安妮寫道：「如果讓我待在家裡，除了照顧我的嬰兒外，什麼也不做，我仍會覺得滿意的。可是那些測試飛行，卻更誘使我們去嘗試更多的探險，我能以一名機員身份同行，深以為榮。翱翔天空之美和神秘，永無休止，我已深深地愛上我的工作，操

作無線電連絡。」

一九二九年查爾斯花了兩萬兩千八百二十五美元，買進首架「天狼星 (Sirius)」，該機為下單翼，裝一具懷特旋風式 (Wright cyclone) 六百八十匹馬力引擎，航程可達兩千一百哩，最高時速一百一十五哩，林白夫婦另在該機前、後駕駛艙頂加裝拖拉式之艙蓋各一，以避風雨。泛美之總工程師卜萊斯特 (André Priester)，又裝上包括延長天線之全部無線電設備。「天狼星」之登記號碼為 NR-211，與林白越洋飛行那架雷安 (Ryan)「聖路易精神號」(Spirit of St. Louis) 號碼一樣。經過無數次試飛，林白夫婦已大致摸熟了「天狼星」，最後一次遠程試航為一九三〇年的四月二十日，由洛杉磯飛紐約，兩人竟以十四小時四十五分三十二秒的時間，創造了新的紀錄。

為此此一遙遠的中國之行，林白夫婦做了許多準備。由於此行多數地區，將飛越湖海水面，而加拿大北部更是河流縱橫，故兩人將「天狼星」起落架給換成兩具浮筒，而浮筒又可當成兩個副油箱來用。

載重至關重要，因此他們將每一磅物資都列出檢討，應否帶上飛機，除了絕不可少的如：救生橡皮筏、電

熱式飛行裝、手套、頭盔外，其他雜物一律不准攜帶，他們自己規定個人衣物包括提箱，只准帶十八磅。安妮只有暗暗叫苦，因她必須至少帶一襲禮服和一對高跟鞋，以備有正式歡迎宴會穿著之需。

查爾斯打開地圖，找出了十二個停留點，可以置放航空燃油、飛機零組件及其他項目之處，安妮則由「泛美航空公司」機員實施惡補，先學會「摩爾斯電碼（Morse Code）」，然後是簡單的航行學以及如何操作無線電設備。最傷腦筋的是，她必須熟練如何在空中放出拖曳式無線電機天線，然後在通信完畢後，將之收回。

到了一九三一年的七月二十七日，終於「天狼星」從長島灣（Long Island Sound）起飛，從衆多攝影記者架設的新聞攝影機上方呼嘯而過，他們的首站是華府，先去領取兩人的護照及其他旅行文件，並與國務院官員見面，取得經停加拿大、蘇聯、日本及中國必須之許可。下一站正巧是安妮家避暑山莊的所在地緬因州之北海汾（North Haven Maine），他們在此與林白的岳家親友們做最後的歡聚告別。

七月三十日兩人從北海汾起飛前，不久，一名記者說，他必須從港灣中

排滿了的划艇上，一艘一艘爬過去才能瞧見飛機。一名當地十四歲的小青年布維吉（Samuel H. Beverage）曾寫道：「他們在天空轉了一圈，然後『呼』地一聲直衝下來，沿著擠滿了人群的划艇上空低飛掠過。人潮中有的狂歡高呼，有人揮手拍掌，尖叫不已，甚至有幾人竟哭了起來了！直到飛機飛遠了，看不見了，我才去買回一架，現在已出名的『天狼星』模型飛機，花了我五角錢。」

由北海汾至加拿大的渥太華（Ottawa），一路無話。安妮的紀錄是：「在飛往渥太華的路上，我與電臺每隔十五分鐘聯絡一次，這是我首次使用無線電通信成功，我按規定發送出位置與天氣報告，而且接收到電臺的回答：『收到了。OK！』的回電，我真樂不可支！」

「天狼星」在靠近羅克里夫航空站（Rockcliffe Air Station）的渥太河上降落。當安妮正接受電臺採訪時，查爾斯便與找來的本地航空人員、探險家、旅行家、氣象員和測繪員等知曉加拿大北方情況的各路英雄，一同會商。一位專家說，林白在地圖上所標出之各降落點，差不多與「赫德森海灣公司（Hudson Bay Co.）」的貿易站吻合，均駐有一隊「加拿大

皇家騎警（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另一位專家則警告說，每年這段時間，浮筒可能會陷入污泥之中，你把引擎燒爛了飛機也起不來的。一名加拿大越野飛行員插嘴說：「在會議上聽了大家的高見後，我真不知道他們兩人，誰能活著回來！」這話引得大夥都樂了，散會！

在渥太華林白夫婦待了兩天，然後航向貝克湖（Baker Lake），安妮在日記中寫著：「沿途風景一模一樣，樹叢、沼澤、湖泊、河川和荒涼的海岸線。幾小時後，終於出現了四、五間小屋，煙囪裡正冒出炊煙呢！」貝克湖乃一小小之過境站，有四、五間白色小屋，在「赫德森海灣公司」貿易站門外，卻飛起一面大英帝國的國旗，另一間木板屋則掛著一塊招牌：「弗雷斯皮毛有限公司（Revillon Furs Ltd. Furs）」。

安妮的紀錄：「那兒有幾名白人、幾名穿戴著像聖誕老人的愛斯基摩人和一名穿著紅色軍裝上衣的加拿大騎警，高大而英俊，向我們伸出歡迎之手。」

林白夫婦被安置在一間貴賓室，一方形小木板屋中，主人解釋說：「補給船一年僅來一次，由於不久船便會到達，故供應品所剩極少，招待不周，晚餐就只有新鮮的三文魚。」

當晚他們接受邀請參觀一間皮毛展覽室，那些皮毛將隨補給船交運。

安妮寫道：「這是對訪客特別舉辦的貝克湖時裝表演會」，接著寫道：「飛離貝克湖時雖在七、八月間，但已寒風刺骨，大感秋意。沿途十二小時，只見那絲毫不動的太陽永遠掛在絲毫不動的雲邊，一片荒涼的大地，全是結冰的湖泊，好不容易才看見麥肯來三角洲（Mackenzie Delta）。」

他們沿加拿大海岸線，由阿蒙森灣（Amundsen Gulf）飛向蒲福海（Beaufort Sea），為排遣無趣和寂寞，安妮沿途在無需聯絡時，也試著呼叫無線電臺。林白在暈極，欲打個盹時，便將駕駛桿交給安妮暫行代理。

下一站為阿克拉維克（Akavik），與貝克湖相較是一個大都會，差不多共有二、三十家居民、兩座教堂、一間醫院和高聳的無線電塔，甚至還有一架飛機。當夜半三點鐘，天空明亮如同白晝，只見許多人跑出來，瞧飛行員和拍攝照片。

其實把這荒涼的天涯海角，弄得人心鼓舞、興奮不已的，不僅只是林白夫婦的飛來，也因為趕上了一年一度補給船的到達。補給船運來了大批的糖果、餅乾、水果、蔬菜、生活物品以及各種書報雜誌，充滿好萊塢故

事和最新航空員探險新聞的報刊。

由阿克拉維克至阿拉斯加的巴諾角（Point Barrow, Alaska）此段航程，林白夫婦遭遇狂風暴雨，加上濃霧漫天，林白穿透迷霧和雨水下降，欲找出自己位置所在，每次下降時，安妮必得快速地将無線電天線放出，然後又非常快速地收拉回來。因這種拖曳式天線對飛機增加之阻力甚大，且禁不起任何損傷。最後，「天狼星」如海浪尖潮上的一片路落葉，飄達巴諾角。

然而，壞消息卻正在巴諾角等著他們，因為載運他們航空燃油的貨船，在約一百哩外撞到了冰山，要耽延好幾天後才能到達；但兩人從天氣預報中獲悉，如不在一、二日內從巴諾角起飛的話，他們將被鋪天蓋地而來的壞天氣阻留數週、甚至幾個月之久。八月十日，查爾斯計算存油勉強能撐到飛抵下站後，兩人遂起飛直奔阿拉斯加之羅門（Nome, Alaska）。這時安妮寫道：「我們已經飛過所謂的『不回頭點（Point of No Return）』了，油料已不夠飛回去，而前面卻是大山，而且濃霧中夜色四合」。

這時羅門站的無線電通信員說，他可燃放照明彈引導他們降落，安妮回電稱，他們打算就在下方港灣內降

落，等到天亮再說。這次順風降落非常困難，但總算完成了。賢伉儷遂在「天狼星」行李艙中，臨時鋪床睡覺。天亮後發現羅門這地方正有大量的航空油料等著他們，兩人趕忙把油箱加到滿溢出來。抵達下一個加油站西北利亞的卡拉京斯基島（Karginaki Island），來歡迎林白夫婦的是幾名獸皮獵人和本地的吉祥物，一隻小小的棕熊。兩人吃了一頓野草莓和牛奶的早餐，並獲知當天為八月十六日，他們已穿過國際換日線了。

如今，全程中最危險部分來到，那就是經常在濃雲密霧中的千島群島（Kurile Islands）到日本的北海道（Hokkaido）這一段路程。霧霾越來越濃密，逼得查爾斯不停地下降高度，他把防風眼鏡推到頭頂，脖子伸到敞開式駕駛艙外，試圖找到地面的標示，而右前方不遠處便是霧裡的高山，只要稍許不慎，「天狼星」的遺骸便永遠找不到了。

林白在儀器與目視雙重利用之下，居然給他找到，離目的地尚有一百哩之遙的一片清明海面。這時安妮熟練的無線電通信技能聯絡上一名日本通信員，他表示願協助兩人降落，在幾次不成功的試降後，查爾斯乾脆將「天狼星」用俯衝下降方式，降落在

海上，於是夫婦兩人再次睡在「水上飛機」中，在海面度過一夜。

次晨他們醒來，幸運地發現一艘日本船艦「信州丸」等在附近。此時查爾斯檢查「天狼星」，發現兩支降落浮筒中間支連桿扭曲了，於是由海船用一條鋼纜，將飛機拖進布隆頓灣（Broun Bay）檢修兼加油，再重返天空。安妮的紀錄：「仍然是霧、霧、濃密不散的霧，再加上細雨。」

夫妻兩人此行可算已付出代價不小，飽經各種緊張、疲勞、困難和危險，沒有好好吃過一頓飯，每天困在「天狼星」駕駛中總要超過十二小時以上，還要盡力保持警醒。

抵達日本後，所到之處都受到熱烈的歡迎。在東京，安妮告訴人們，幼小時曾有過一個日本娃娃玩偶，非常美麗，讓她一直以爲日本人都會做玩偶，而全國都是美人兒。

離日赴中國前，查爾斯檢查「天狼星」，發現貨艙裡面有些不對勁，原來多出了一個大帆布袋，裡面還有動靜，原來是藏了一名日本年輕人，他想與著名的航空員一道飛往美國，結果三名警察將這位偷渡者帶走了。

多日陰雨濃霧後，終於放晴，兩人告別大阪。在空中，第一眼瞧見的中國正洪水氾濫，整個揚子江流域下

游河谷全淹沒在大水之中，萬千災民流離失所，急待醫藥及食物救援。甫降落南京，林白夫婦便參加救災服務。「天狼星」裝載著「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一名中國醫生、一名美國醫生以及數箱醫藥設備，用不到一小時的時間，便完成了一次往返須飛行數天的補給航程。浮筒飛機再好不過了，可在遍地洪水之中隨處降落，分配救濟品。

正當他們計劃逆江而上，到達漢口時，發生了一件不幸的意外，導致林白夫婦整個航程提前結束。當時，有一艘英國船艦「赫爾墨斯（Hermes）」號，正停泊在漢口，因揚子江波浪滔天，停泊浮筒飛機不安全，故決定將「天狼星」綁在英艦的甲板上，兩人也好稍事休息。

到第二天查爾斯和安妮，穿著救生背心爬進「天狼星」駕駛艙，然後飛機從甲板上吊起，輕輕地由艦側往江中降放下去。當「天狼星」剛剛觸及江面時，鋼纜仍牢繫著時，突然一陣巨浪襲來，將飛機掃撞得旋轉。查爾斯感到不妙，立刻加滿油門，意圖在「天狼星」撞上艦殼前能掙扎穩住，可是這時一邊側翼已沒入水中，被巨浪一掀，飛機眼看就要滾翻，查爾斯便向安妮喊道：「準備跳出來！」安

妮二話不說，爬起來就往怒濤中跳去，查爾斯也跟著跳水。雖然本地人說：「漲洪水時，溺水的人沒一個活著回來」，但兩人均被幸運撈起，毫髮未傷。

林白夫婦逃過一劫，但他們的寶貝「天狼星」卻受重傷，必須船運回美了。十月五日，在上海的他們突接獲一封電報，告知安妮其父因腦溢血病逝。兩人遂搭乘「傑佛遜總統號（SS President Jefferson）」郵輪返美，到達洛杉磯後，立刻轉機飛回紐澤西（New Jersey）。

林白和安妮除了爲新聞記者詳述中國之旅外，林白也完成了一篇報告，呈交泛美總裁崔彼，細述遠至神秘中國之航空路線，並得出由北去應屬可行的結論，但沿途的無線電臺、氣象臺及其他基層設備應先予備妥。林白夫婦離開中國後不久，日本入侵中國東三省，導致此一航線未能成行。

八十多年時光過去了，現在從美國東、西飛往亞洲和中國地區，無論哪家航空公司之噴射客貨班機都利用「大圓圈（Great Circle）」航行法，也就是完全按照林白夫婦，距今八十八年前所飛之航線，只是沿線各站不停，高度變高而已。這應是林白夫婦做夢也沒有料到的吧！